

时令小语

共享秋凉

■陈茂生文

吃了月饼便是“秋分”，一年中昼夜间隔最平均的一天。这几天，菜场里张老板的摊位又开始热闹了。他擅长将整条大青鱼剖开，分成鱼肚、鱼肉、鱼皮，制成鱼圆鱼片分门别类出售，据说要比卖整条鱼要赚得高很多。但高温天气，鱼肉易腥臭变质，最理想的情况是现切现卖但难有这般凑巧。面对既不能不做又不能多做的两难，张老板在摊位前贴个二维码，言明“高温期间只接预定”。道理没错，众人无怨。无预约的，稍晚些去碰巧能买点“尾货”，但很多时候只能空手而归。菜场生意讲究“随缘”，如此一来二去，摊位前就冷落了不少。好在气温终于开始走低，乐呵呵的张老板逢人就说：“乡里说法‘禾火为秋’，收拾好庄稼，乘着秋凉弄点好吃的。”

今年的“秋凉”姗姗来迟，“立秋”过后还有高温警报连发。在以往的年头里，过了9月15日工厂“高温季”就告结束。把所剩无多的清凉饮料分送给依旧热情似火的年轻人，门庭若市三个月的“冷饮间”就熄灯落锁“明年请早”了。

此前，在车间嘈杂闷热环境中坦胸露肚的“魏晋风度”也悄然不见了，凉爽清风吹得心神荡漾也吹皱一汪秋水。很多年过去，依然记得第一阵秋风吹进溽热车间时的那片欢腾，在空调机属于稀有奢侈品的年头，很多人就是在这一呼一吸的畅快吐纳中感觉秋凉“驾到”。

待磨叽很多时日的气温稍有一点下降的意思，小区门口一早就有了拖着行李箱等旅游大巴的人们，准备到山林乡间休闲数日，还有埋头做旅游攻略的“达人”相互交流，双休日参观各个艺术展览的算是“城市旅行”了。当然，些许秋凉带来的不仅是锦上添花，更多是生活当中让人莞尔的点滴变化。

在小区里来回穿梭的快递小哥，终于去掉脸上遮阳的围巾，手上冗长的袖套，那曾是抵御紫外线的一道“防御工事”。高温那几个月里真难为了他们，虽然很多次在家门口递上特意准备的矿泉水，却始终没看清容貌。如今，远远看着骑“小电驴子”轻快地驶来的，原来都是一个个帅气的小伙，手臂上黑白分明的印记，是刚过去的暑热留下的印记。

路边晨跑的人也增加了。虽说“夏练三伏”是强身健体的正确路径，但高温天里汗流浹背毕竟难受，且容易晒黑。有一些人便敬而远之了。而在容易“贴秋膘”的时节“唰唰”地跑上几公里，即便面临磨刀也应鼓励。

两千多年前，也在秋风萧瑟、鸿雁南归的时节，汉武帝刘彻率文武百官“祭祀后土”后在楼船上“饮宴中流”，感觉秋凉渐起挥笔写就《秋风辞》，后人读着“秋风起兮白云飞，草木黄落兮雁南归”，感觉景色空旷风光苍凉。

两千多年后，诗人郭小川笔下的秋天是“大雁即将南去，水上默默浮动着白净的野鸭；秋凉刚刚在这里落脚，暑热还藏在好客的人家。”在预感社会巨变在即的诗人眼中，秋凉弥漫稻麦清香、蛙鸣蝉噪，每一扇柴门后还有酹酹暑热、淳朴笑脸，如此秋凉氤氲着敦厚地气。

“天凉好个秋”，不管王公贵族还是贩夫走卒，四时轮回由不得谁。一起喝茶是“茶友”，一起打牌是“牌友”，一起喝咖啡是“咖友”，秋风送爽中，一起共享秋凉就是“秋友”了。

岁月悠悠

当年与小虫为伴

■周彭庚文

想起当年与“小虫”为伴的日子，至今仍心有余悸。绿水青山多，无奈小虫何。插队10年，饱受“小虫”之苦，劳、吃、住、行，处处受侵扰，春、夏、秋、冬，时时被侵犯。这些小虫有地上爬的，空中飞的，土里钻的，水中游的，树上躲的，草中藏的，从水、陆、空发起进攻，虽不一定即刻致人死地，但疼痛瘙痒令人难熬。

初夏时节，农事繁忙。水田波平，插秧最累，赤足田间，弯腰弓背，筋骨酸胀，但看到一棵棵栽于水中的翠绿秧苗，似闻到新米的清香，疲惫也就消失了。

突然间，有人惊呼：“你腿上有蚂蝗！”低头一看，一只甚或几只肥硕的蚂蝗，正叮在小腿上，挖穴钻洞，往肉里拱呢。“使劲拍！使劲拍！”稍有经验的人都知道，对准蚂蝗拍打，才能让蚂蝗全身掉落，若硬拉扯，它会宁断不松，残留在人身体里的部分，还会继续往深处钻行。腿上钻洞之处，

涸出血来。更令人恐怖的是，在整个钻洞过程中，人没有一点感觉。拍落下来的蚂蝗，即使剁成几段，也要不了它的命，只有在它身上撒一把盐，才会翻滚扭曲而僵死。

跟蚂蝗一样令人谈之色变的，是“洋辣子”。它们短胖的身躯，染着浅黄的、淡绿的、黑红的颜色，相貌并不凶恶，趴在树叶上无声地啃食树叶，也似与人并水不犯河水。但它们背上，从头到尾，披着几排细软的短毛，只要身体一抖动，就会随风飘散，如果落在人的皮肤上，钻入毛孔，立刻会肿起一个个红疙瘩，火辣辣地刺痛，连挑得动二三百斤重的壮汉，也会痛得呲牙咧嘴。涂抹上肥皂，稍微减轻些疼痛，过上四五天，短毛的毒素散尽，红肿疼痛才会消失。不过，洋辣子不像蚂蝗那样“欺软怕硬”。我们几个知青，大约是皮薄肉嫩吧，常遭蚂蝗“光顾”，而洋辣子的毛随风飞扬，落到谁身上，谁就遭殃，“一视同仁”。

冬日刚尽，蛰伏多时的蚊子，不待惊蛰，就迫不及待地“嗡嗡”向人进

攻了。对经历过大阵仗的人来说，这种小股袭击，用扇子拍几下就算了。可到了盛夏，阵势就大不同了。

盛夏傍晚，明暗交替，不知从哪里，突然冒出来的蚊子，充满地面空中，屋里屋外。人，即刻陷入蚊海之中。走路蚊子挡道，站着蚊子扑面，坐着蚊子叮腿，即使扇子不停挥舞，也是顾前不能顾后。躲避蚊子的有效方法是窝进蚊帐。但农村尚未通电，仅靠一把蒲扇，何能清凉？

闷热难耐，即刻一身汗，相较蚊子叮咬，也好不到哪里去。再逃到屋外，用稻麦糠壳燃起一堆烟，人坐烟圈中，方能换来无蚊世界。至于此举是否科学，无人深究，只是“两害相权取其轻”，图个眼前的清静吧。

进入秋天，天气转凉，大约是“垂死挣扎”，秋天的蚊子叮人更凶更狂。夏秋过去，不少人腿上甚至脸上，会留有大大小小暗紫色的斑疤，是蚊子留给人的纪念。

“庄稼一枝花，全靠肥当家”，当年为了积聚肥料，家家必建有“茅房”“灰堆”，不少人家养有猪、羊、鸡、鸭、鹅。苍蝇逐臭而居，厕所、猪羊圈、鸡鸭窝、垃圾堆，不仅是它们的温床，还是活动大本营。这些地方附近的墙壁、地面、树木，甚至叶片上，只要能落脚的地方，全都是它们的栖息之地。

一有外物靠近它们的“领地”，“嗡嗡”地一声，群蝇乱舞，不亚于庞大的无人机群。声虽不如雷，却特别令人心烦；量虽不如蚊，却特别令人恶心。苍蝇闻香而飞，锅灶、饭菜、茶点、零食，甚至酱、醋、面，凡有香气的地方，总要趁人不备，突然降落，甚至留下一滩滩白花花的花卵。这些被侵袭、污染过的食物，弃之不舍，食之不敢。一旦误食，胃翻肠搅。

还有一种“小咬”的虫，隐于草丛之中，人从旁经过，就会跳爬到人身上，但又爬不见踪，咬不见印，不痛只痒，绵绵不断，令人坐立不安，挠抓不停，轻则划出痕，重则抓出血。

还有些小虫，像蔬菜上的菜虫，米麦里的米虫，棉花上的棉铃虫，阴暗处的西瓜虫，潮湿处的鼻涕虫，不一定咬人叮人，让人疼痛痒。它们有的凶神恶煞，刺硬多足，怪模怪样，有的奇形怪状，松塌塌、滑腻腻，丑陋不堪，有的还“慈眉善目”，软乎乎、亮闪闪……它们登堂入室，爬壁悬梁，钻伏被枕，甚至藏于饭菜中，看到或无意间触碰到，怎能不令人心惊肉跳？

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，一丝一缕恒念物力维艰。”近日，故地重游，乡村早已旧貌换新颜，从艰难困苦中走出来的人，追求幸福生活的脚步也越迈越大。

意犹未尽

鸡鸣晓雾

■贾瑞东文

早晨醒来，第一件事就是拿过手机看天气预报，啊，“大雾橙色预警”！

来到窗前，果然，外面什么也看不清，推开窗户，啾啾，黄河之水天上来，一股白浪夹着寒气雪崩而至，脸上似潮水漫过，单薄的睡衣挡不住阵阵洪峰。正待关窗，忽然传来几声鸡鸣，我一下愣住了，多熟悉多亲切的声音啊！此情此景一下子将我拉回到几十年前儿时的乡下……

大概七八岁的样子，每天晨鸡一叫，母亲就把我从热络的被窝里拉起来催促去放牛，我歪塞着鞋、错扣着衣、搔着鸟巢似的乱发、揉着眼屎把沙的惺忪睡目。

老牛识途，推开栅栏，解下缰绳，它便迫不及待地先我挤出圈门，强拽着我往前冲往山里走，我深一脚浅一脚地跟在后面踉踉跄跄，像被抓来的壮丁，像押赴边疆服役的囚徒。它甩动的尾巴不时扫在我的手上脸上，四蹄敲出有节律的脆响，像木琴，声音在静寂的清晨传得很远，还有回响。

因处在盆地，多为丘陵，常下雾，很大，不易消散，像黏稠的奶酪，五步之外看不清任何东西。我糊里糊涂跟着牛颠，一切还在梦里，它那肥硕宽大的肚子擦碰上一棵大树时，摇落一身的清冷露水才把我彻底浇醒。

我有些害怕，总觉得雾里藏着什么：一张露出獠牙的血盆大口，一条吐着长信的巨蟒，一双灯笼般的莹莹绿眼……不禁毛骨悚然，一身鸡皮疙瘩，赶紧用力按捺住牛绳，走到前面。虽不懂人情世故，但老牛毕竟是多年的玩伴，我常骑它，它的

两只角很厉害。有一对鼓鼓的牛眼在后盯着，有一双犀利的牛角在旁护着，我的底气顿时足了些，胆子壮了些。

雾里，鸡的鸣叫更给我借胆助威。这一声那一声，远一声近一声，彼此应和，相互酬答，从叫声的强弱多寡可以推断村落的远近疏密，也知走到哪里了，听大人们讲，鸡一叫所有夜间活动的鬼魅都会隐匿逃遁。

终于爬上了山坡，钻出雾的罗网，我们像从深潜的大海中探出头来。撒开牛绳，独自坐在一块掌形前凸的崖石上，沐着山间些微的晨风，吸着清朗的空气，与遍山草木上玲珑剔透的露珠一齐眺望远方。

大雾在脚下，群峰冒出半个尖，像蒸汽未散的芥面馒头，像海上高高低低的礁屿，像停泊下来的大小船舰，我自己也像坐在一叶即将启航的扁舟上。

鸡还在叫，在雾底下，在海的深

处，叫声给这静默的世界增添了妙不可言的神秘与幽远。

太阳出来了，从雾里，从海上，先是一弯倒扣的月牙，接着是个半沉半浮的红球，转瞬就飘出海面，像一个嫩嫩的大大的蛋黄，蛋白全流溢在下方。

霞光万道，在雾的海面铺出千条金线，我的脸上身上注满辉煌，像一个盘腿打坐浮游于九天之上的灼灼金童。

说也奇怪，满山满谷的浓雾霎时地漏般全没了，是太阳收走的还是晨风吞没的，不知道。远山如林，河川如带，阡陌如格，田亩如棋，偶有丝丝缕缕的云在山的腰际荡漾，村落里袅袅的炊烟徐徐升起。

鸡鸣时断时续，大多出了窝棚，在每家各户的院坝里扑展翅膀。牛也吃饱了，蜷在坡上，听着鸡鸣，朝向太阳津津有味地反刍，耳朵竖着转着，牙齿闪着亮光，像在微笑。



欣然起行 ■王子亮